

背后的故事

新闻



晚报历年特刊封面

夜班编辑的一次撤换稿

■ 陈黎

1999年,大学刚毕业的我到江海晚报社参加工作,2000年成为一名编辑,时光匆匆,在晚报夜班岗位上竟不知不觉干了21年。如今,晚报已陪伴了读者10000个日日夜夜。大体上算算,我也至少将3000个夜晚奉献给了这张报纸。

夜班编辑,是个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的工种,拼的是脑力加体力。我曾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国内国际新版编辑,在一纸风行的年代,为了能在第二天早晨将最新鲜、最权威、最详尽的报道呈现给读者,我们将截稿时间尽量后延,上班时总是不停地刷新着新华社通稿路线和几大新闻门户网站。

记得那是2013年1月的一天,深夜12时许,我所负责的两块国内新闻版已经过“三审三校”各道程序,付印了。下班前,习惯性地最后浏览一遍新华社稿库,突然,一条几分钟前刚入库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中共重庆市委和中共重庆市国资委委员会决定免去10名官员、国企高管职务。这对于报纸来说,是一条追踪报道,首篇应该追溯到两个多月前的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拍不雅视频受敲诈一事,雷政富已于2012年11月被免职并立案调查,但关于其他官员涉案的网络传闻仍层出不穷、扑朔迷离,就在有网民已将该事件列入“烂尾新闻”的时候,新华社这一条信息,犹如一枚“深水炸弹”,炸出了10条“大鱼”——他们几乎都是与雷政富一样的厅级官员,都是被敲诈违纪人员。这一信息的公布,也表明了重庆市委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决不姑息的态度。我立即汇报当晚值班的晚报副总编辑王健,他只回答了我两个字——“换稿”。于是马上行动起来,紧急叫停了组版员向印刷厂的传版工作,撤稿、编辑新稿,重新签稿、组版、校对,把这条题为《雷政富案牵出一串“男主角”重庆不雅视频10名官员高管被免职》报道换上了国内版头条位置,还在头版做了标题导读。虽然前前后后又忙了一个小时,终审签字后,王总对我说,换这样的稿件,我们不怕等,但如果错过了、漏掉了,第二天其他报纸有、我们没有,就是失职,就是事故……

其实,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撤换稿过程,在我和编辑同事们的工作中时常发生。印象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值班领导最后的那番话,语气虽温和,但却字字千斤重。对我而言,既是鼓励也是鞭策。重要新闻不能漏、不该漏,是每个夜班编辑恪守的“军规”之一,一旦漏发,就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每次召开全国“两会”,我们总有几天通宵达旦;每回奥运时刻,因为常有时差,我们也尽可能地等等再等等……我们做好方案甚至备案,提前拟好主副标题、找来“新闻链接”、画出大样图,为的就是稿件一旦来了,编、组、校各岗位各环节忙而不乱,做到保质保量保速度。

十多年前,晚报编辑部曾是个年轻的群体,连续三年荣获市级“青年文明号”表彰。那时的晚报处于“厚报时代”,编辑部里兵强马壮,有时完成一次战役性报道,伙伴们的兴奋劲儿似乎还难以消退,“吃夜宵去——”,青年中路的重庆火锅、虹桥路的大排档……一些通宵营业的小饭店,经常接待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男女。如今,还是那群夜归人,青丝已渐渐转为斑白,深夜下班后,即便肚子“咕咕”直叫,也再无精力到街头巷尾觅食。虽然已不再年轻,但我们不敢忘记前辈们创刊时的激情与拼搏,不敢忽略这张报纸背后千千万万的读者,怀敬畏之心、竭股肱之力,努力追求着最专业的发现与最精彩的表达。

赵老师哭了

■ 李彤



2013年9月15日,记者李彤采访来通采风的外地同行。尤炼

掐指细算,当记者11年,有整整9年时间,我都在江海晚报采访中心接受锻炼。这9年,包揽了我的23岁至32岁,也是我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为人母前的全部时光。于我而言,这是人生经历中贵如金子般的存在。

晚报邀您看发展、江海名镇行、花开江海第一枝、指尖上的南通、新南通人赞新南通、档案见证……直至今在,报业迎来融媒改革,尽管工作岗位有了调整,但这一个个栏目名都清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9年间,我亲历了晚报一个个重大系列采访报道,参与了《关爱一线牵》栏目从“0”起步到成长壮大。因为与晚报的结缘,我有幸聆听到许多新闻当事人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也正是在晚报这个“大家庭”里,一次次沉下心、踏踏实实地走基层,采访基本功从养成到巩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同时得到了锻炼。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付出一定会有收获。秉持着这样的态度和信念,在入职后的第一年,凭借通讯报道《贴烧饼“贴”出三个大学生》,我收获了职业生涯第一个江苏省报纸好新闻二等奖。作品聚焦的是一个来通打工、住在防空洞起早贪黑经营烧饼铺的平凡人物——丁吉宝师傅,他和妻子靠着每天贴出的一个个烧饼,换取收入供子女读书,培养出了3个懂事又争气的大学生。

在晚报即将出版第10000期纪念版之际,重提这篇报道,我并非想向读者朋友复述稿件采写过程中的种种,而是由衷地想借这篇获奖稿件感谢同在晚报工作过、与自己同名不同姓的报业资深记者赵彤老师,以及在成长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所有前辈和同事。

时间追溯到2010年10月初的某个中午。彼时,我们还在位于西寺路的报社老楼上班,入职不到半年,我抱着学习的态度,捧着完成的稿件去隔壁的516办公室请赵老师帮忙修改。久闻赵老师是个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高冷公子,在提出改稿请求前,我与赵老师算不上熟,每回过道里碰见仅习惯性地打声招呼,此次当面拜托改稿,因担心被拒,内心真是无限忐忑。意外的是,接过稿件的赵老师二话不说仔细看起来,在读到“地下室潮气很重,……床上的两条盖被,都是湿乎乎的。由于空间有限,所有的行李箱都堆放在床铺里侧,将原本就不大的床铺占掉了三分之一。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很难再安放一张留给孩子们睡的床,孩子们回家后只得打地铺”一句时,赵老师忍不住擦了擦湿润的眼眶。

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一次,赵老师在我一个后辈面前抹着泪开始了稿件的修改工作。他一丝不苟,字字句句细读,一磨再磨,对待稿件的那股认真劲儿,让当时“刚入门”的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资深记者对于新闻作品的尊重和敬畏之心。毋庸置疑,这一次的改稿经历对后来的我影响深远。

“老记们”况且如此,作为青年一代,更应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和力量,勇敢无畏、接续前行,用一篇篇扎实、走心的新闻报道回馈用户读者。今天,《江海晚报》迎来了第10000期,10000个日日夜夜,承载着晚报新闻人的初心不改,这是对根植于江海大地的这份城市晚报“生命力”最好的证明。而我,也会牢记前辈们的谆谆教诲,同一批又一批年轻记者们一起,秉承老报人提出“主流、本土、实用、温暖、好看”的办报宗旨,继续当好读者朋友的“新闻秘书”,肩负使命、步履铿锵、扬帆起航,与读者共见证、共成长。



庚子年除夕,晚报编辑部编校人员组版结束后合影迎接农历新年。朱昊晨